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一百二十六回 五星聚井五星聚奎 三索得男三索得女

水夫人正待查問，只見宮女紛紛傳進，說皇后、皇妃俱到。水夫人慌忙命宮女取到牙笏，導至補袞堂，率領田氏等朝拜。皇后慌忙攙住道：「學生等今日特謁老師而來，豈可反勞老師過禮！學生等以師視全先生，先生之母，即老先生也。君可受臣拜，師宜受弟子禮，弟子反受先生之禮，有是理乎？況老師與素父之功德，侔於太極，學生等即終日叩首，亦不為過禮。叨為天下之母，老師守禮，必不肯受，故權為尊耳！」水夫人躊躇道：「師弟之律，可施之間巷，不可施於朝廷。在朝廷，則君父為尊，師次之；在閭巷，則父師為尊，君又不可次之。若在朝廷，猶以師弟為論，則目無君上，則不敬天威也！」皇后憮然道：「敬聞命矣！」然後田氏朝拜，亦俱扶起。呈後請水夫人台坐，水夫人再三不安，只得分賓主坐下。皇后與水夫人對坐，皇妃退後一椅，與阮氏、田氏對坐，兩坐亦俱後水夫人一椅。惟公主與皇妃並坐，而與天淵對坐，餘俱照單列坐。進茶畢，田夫人亦出朝見，皇後亦再三謙讓，命宮女執椅放在水夫人之下，在田氏之上，請田夫人坐下。皇后道：「太皇太后亦欲執弟子之禮，親自到門；學生等仰體老師謙德，妄為奏止，乞明日早臨。全先生在宮，盡心訓誨；學生等疏慢之罪，望老師原恕！」水夫人道：「太皇太后年高德劭，妾水氏進宮，正希叨沐訓誨，怎反說執弟子之禮？妾女文氏，毫無知識，蒙娘娘等視如骨肉，不勝感激！」

皇后陳上贊禮，是白璧一隻，豕肉十脰，說道：「束脩其至薄者也！因仰體末嘗無誨之意，故不敢備物。」水夫人不敢當，推遜至再，方始謝受。戈官跪稟：「清道內侍傳奏，方才來清道，正值三乘轎子出府，因抬轎及跟隨的俱有男子，一時冒昧，驅逐開去。轎內恐係公相眷屬，特在外請罪。」皇后怒道：「既係府內出去的轎子，豈可不稟，擅行驅逐？著鎖帶回宮發落！」水夫人等再四代求，方得免究。皇妃因問：「是那幾位夫人出府？」水夫人道：「是妾家家臣自祥妻洪氏、妾陸氏女、臣馬玉妻白氏。」皇后道：「白卿兩女，與兩公主係妯娌，其妻妾女，皆四門親家，快請來一會。」宮女入請，白夫人等俱未帶笏，急借飛娘、春燕、秋鴻之笏，出廳朝見。

皇后愛紅瑤相貌，皇妃知翠雲武事，俱親熱異常。定白夫人、翠雲坐阮氏之上，翠雲退後一椅，紅瑤坐各夫人之下，亦退後一椅。皇后欲見四位公子，水夫人忙令出見。皇后道：「明日便同太子、皇子上學，太子好玩，全仗四友琢磨。」四子跪奏道：「太子真龍，絕跡飛行；臣等皆駑駘之馬，望塵恐後耳！」皇后大喜，將帶來兩駟馬見面禮物，分四分賞之。四子謝畢，麟、鵬兩兒捧物加額，鳳、鼈兩兒納物藏懷。皇后問加額之故，麟、鵬答道：「高捧，示尊尊也。」問懷藏之故，鳳、鼈答道：「深藏，示親親也。」皇后大喜。皇妃復問麟兒：「兩弟皆駑馬，汝獨非親乎？」麟兒道：「非同親，義重於尊，故不敢衰。」問鼈兒：「兩兄弟皆尊君，汝獨不尊乎？」鼈兒道：「非同尊，情篤於親，故不敢疏。」皇妃亦大喜。

問白夫人及翠雲：「得此快婿，寧不喜耶？皇后與本宮，久已喜而不寐矣！」白夫人、翠雲俱回奏，兩娘娘尊居九重，尚以為喜，何況臣妾等蓬門下賤。半月餘來，常從睡夢中喜極而醒，誠如聖論也！」皇后又問：「本宮等身處宮中，見聞不廣，夫人等在外，亦見有幼而神奇，如四友者乎？」白夫人、翠雲俱奏：「除世子外，不特目所未見，即耳亦未嘗聞也。」

須臾，宮中送到酒筵十六席，皇后傳請鸞吹，鸞吹過宅朝拜。后妃俱執手贊道：「全先生說鳳姐之貌，酷似夫人，真難母難女也！貴嫂等丰姿絕世，由素父天人，宜有天女作偶。今觀夫人玉貌，實可匹鸞，又難姑難嫂矣！」鸞吹俯首愧謝。皇后道：「夫人有鳳姐之女，豈可無世子為婿？婦人愛女，甚於愛子，夫人之女，得如此快婿，喜可知矣！」因把自己與皇妃及白夫人等喜意，複述一遍，道：「夫人從實言之，勿於情外浮一分，亦勿於情內減一分，俾知父母之心，其符合否也。」鸞吹道：「妾未氏得臣文龍為女婿，時或喜而不寐，時或寐而喜醒，實兼兩娘娘及兩親母之情。」

皇后道：「此真情也！天下為父母者所同也。素父有五寶，而本宮等與三位夫人，分而有之，可稱同快！」因即定席，席照坐定，但把鸞吹一席，列於翠雲之下，阮氏之上。擺下十四席，只存兩席，皇后命四友兩位一席，於皇妃肩下，退後一丈，略向北，僉坐。皇后、皇妃定水夫人一席，親獻壽花，行割獻禮。水夫人堅持不獲。欲還定席，又被女官推挽，宣旨阻住。阮氏、田氏、紅豆依坤寧宮宴命婦禮，共舉皇后食案，獻壽花；白夫人捧壽花，鸞吹、翠雲、璇姑等共舉皇妃食案。酒七行，上食五次，酌酒進湯，成禮撤席。水夫人率各夫人及四孫謝宴。皇后親挽水夫人道：「先生豈可多禮於弟子乎？皇上曾說：老師，一太極也。素父及左夫人，乃陰陽也。陽數奇，陰數偶，故復有公主。三位夫人及郡主，乃四時也；世子及此四友，乃五行也。三夫人及郡主誕辰，各占四季，其為四時，尤屬顯著。天一生水，水性動而質明，世子似之；且名龍，龍，水之靈也，故龍為水星。由水生木，木德為仁；麟，仁獸也，故麟為木星。由木生火，離火文明；鳳亦文明，出自丹山，故鳳為火星。由火生土，土主載；鵬常載風，鳥之能載者莫如鵬，且鵬獨精地理，故鵬為土星。由土生金，金質堅而品貴；鼈能奠維，其質堅也，非大魁不能占鼈，其品貴也，故鼈為金星。昔時五星聚井，五星聚奎，占以為瑞；今乃聚於一門，非老師及素父之盛德，曷克致此！四位夫人以為何如？」白夫人等皆頌聖諭之允當。

皇后妃俱欲遊園，游至星台，見柵上封條，朱標「二月二十二日」。皇妃問璇姑：「皇上特為姊設，何以至今不上？」璇姑道：「因台高可見宮禁，故常封鎖。」皇后命開封上台，亦如天子，令女官逐一指點，諦視一會，向田氏等說道：「前有人於上皇前進讒，說素父常登此台，窺探宮禁。皇上大笑雲：『素父何人，而可以此等言謗之？』後登台諦視，始知只見宮殿之簷脊，無從見人；且硃封儼然，不特素父，即夫人等從未一登，益信人言之妄。此台經皇上及本宮等兩次看明，嗣後切勿封鎖，不論男女，俱可登眺。劉夫人更當常登，測覽儀象，勿辜皇上建台之意也！」田氏等俱稱：「凜遵懿旨！」

皇后游畢，發駕回宮。白夫人等送駕後，方才回去。是日，送石氏至西宅第六進，與虎臣同住。素臣、璇姑過去煖房，至初更方散。次日，水夫人隨帶紅豆入宮，亦由天子欽定坐次。講堂後係四面開窗，講座北面，以存北面之義；卻把東西南三面窗戶俱閉，獨開北面，仍屬朝外正坐。太皇太后南面，皇后、妃嬪等西面，長公主、公主、郡主等東面。第一章，講「學而時習之」，將聖人全副精神，全副本領，暢發盡情；而於本身設教，掃除一切元妙參悟，獨拈出「學」字，以示天下萬世正學之宗處，尤反覆詠歎，曲暢旁通，以引伸其義。聽著俱目悚神驚，心悅誠服，贊揚不盡。

太皇太后道：「老身習於三教同原邪說，後聞素父正論，始知其謬。今得太君割切指示，乃真如撥雲霧而見青天者矣！前日皇帝撤去陸九淵祀，禁其偽學，老身猶有所疑。今乃知子靜之說，真與聖人背馳，不可一刻姑容於聖人之側者也！皇帝說素父論『庸』字，獨得子思子心傳，為聖道長城，使一切異端邪說，無所置喙。太君此論，亦猶是也。當令皇帝刊入九經注疏，以振發聾瞶，砥柱狂瀾。但此章首節，男女皆有此境，皆可致力。至下二節，於女子似不甚親切。女子固無取遠來之朋，亦豈欲人知而慮其慍乎？在聖人固止為男子設教，而太君現為閨闈發蒙，請問在座諸人，何以引之於身，而實驗夫樂與不慍之致？」

水夫人道：「在太皇太后、皇后為天下母儀，天下之臣民，皆朋從也。學成而德立，幕化向風，身不來而心實來矣。況合宮妃嬪，合朝命婦之常得觀光者乎？周之太姒，化及二南；宋之宣仁，澤被萬姓。信從者眾，其樂何如？漢明德、唐長孫，皆垂聲史冊，其時之仰戴可知。我朝臣民之感服高皇后，亦其驗也。皇妃嬪但有時習之學，即有信從之樂；六宮內妃嬪、貴人、命婦，下及女官、宮人，外而諸王宗室之妻、各大臣命婦，有信從者，皆朋也。長公主、公主、郡主則凡屬天潢及天家眷屬，皆朋也。伯姬爭勝於三國，左芬流譽於六宮，信從之樂。豈獨遺巾幗乎？至人不知而不慍，此『人』字當作翁姑夫主看。男子學成，當行道濟時，故亟賴君相之知；女子學成，當宜家好合，故亟賴翁姑夫主之知。若一作不求人知，知希為貴說，即非聖學。在男子則流為巢、由、莊、列，在女子則迥異宣妻、鴻婦，不孝不敬，罪莫大焉！不知如衛莊姜之不見答，班婕妤之不奉御，而日月團扇之詩，或未免於慍矣！不知不慍，非樂天知命不見是。而無悶者不能此，所以為成德之君子也！」

太皇太后敕祚立謝雲：「不聞此論，虛過一生矣！」皇后等俱嘖嘖歎頌不置。是晚，宿遺珠書室，連講三日方出。

四月初一日，成全、伏波回府，呈上五湖手書，稟稱：「訪至西洞庭山，土人說，山北有一隱者。乃尋至山北，則隱者已去，存一書於鄰翁處。封面有太師爺台號。鄰翁說，隱者於半月前別他，留下此書，雲侯京中有人來訪，以此與之。」素臣入內，送與水夫人看，封面寫「素臣開拆」四字。拆出兩幅白紙，一幅寫「肥遁」兩大字，一幅寫「請安」兩小字，餘無一語。水夫人太息道：「此所謂天子不得臣，諸侯不得友者耶？吾兒當奏知天子，於修國史時，為立高士傳也。」是日，水夫人致祭父母，告知五湖遁世之意，遂把尋弟之念擱過不題。

次日，廣西總兵郎如虎調至京，為鎮國府中軍總後官，帶領參游都守千戶等二十員投謁，奉披執，請鼓樂，於初三日到任。素臣免其披執，准其鼓樂，傳令兩翼副總兵文恩、文容，參將奚奇、葉豪，游擊元彪、宦應龍，佐擊袁無敵等八員，守傳張順、錦囊、韋忠、奚勤及男飛卒等共十四員，並中軍游擊成全、伏波二員，俱於初三日到任。中軍係京、廣兵二千，左右翼係東阿是三千，共六千名。

一月兩操，四季四大操，俱送冊進府，由天淵定功罪，一切陣圖操練之法，亦由天淵號令。園內射圃，一月一小操，春秋兩大操，專操玉奴、阿錦、賽奴、碧蓮、翠蓮、春燕、秋鴻、天絲、小躉及女飛卒等共十九員。

五月初一日，乾珠、鬆紋、金硯，已招降雲南土婦，進京獻俘。乾珠並帶玉兒，鬆紋並帶嬌鳳、蘭哥、篁姑亦應詔，同雲北家眷而來，俱進府叩見。安頓頓氏與雲北同住，乾珠夫婦住文恩宅內，鬆紋夫婦隨公姑同住。初二日，令金硯到中軍參將任。初三日，行獻俘禮，將米魯、隆禮凌遲，阿保梟斬，曩罕免死釋縛，副使劉福革職，永不敘用。

次日，行論功行賞禮，加封素臣為輔國公，歲祿千石。素臣再四懇辭，天子無奈，允辭爵不允辭祿，道：「聞各夫人俱葉熊占，將來食指日繁，無糴米而食之理，祿斷無庸辭也！」素臣只得謝恩。當封乾珠為順寧王，妻太氏順寧王夫人；鬆紋為宣慰司同知，妻岑氏淑人；金硯加都督僉事銜，賜銀五百兩，彩緞百端。隨徵將弁，分別升賞。三千苗兵，按功給牌，於抄沒米魯家資內，每名發賞銀五十兩。初五日，宣素臣、乾珠至武英殿，宣玉兒入宮，召見蘭蘭、鎖篁，試午日觀競渡「古風一首」，蕩平黔苗賦一首。稱旨，封蘭蘭葵女學士，鎖篁葵女學士，分教十六峒苗丁男女之俊秀者，各賜五品冠服。賜宴華蓋殿，命樂舞，奏風雲會喜昇平之曲，舞武功文德之舞。定素臣東面，首席；蘭蘭末席，俱退後一椅；御度西面，上素臣一席。乾珠、蘭蘭汗流浹背，請天子南面。天子道：「非為兩卿，尊素父也！」因命將兩席移下偏西，朝北。素臣亦力辭，不允。令篁姑入宮，同玉兒一見金蟬。便覺心動。金蟬亦如素數。皇后、皇妃看兩人眉目，真如同胞，因把馬化之事說明。玉兒抱住金蟬，哭道：「若係黃馬所化，真吾妹也！」金蟬亦泣下數行，連呼姐姐。皇后妃俱愛篁姑秀美，執手贊歎雲：「素父賞識之人，定自不凡！學士回峒，當盡心訓誨，用夏變夷，勿令各峒女子，為土老生所誤也！」

初六日，素臣給假一日，奉水夫人於東城，補看龍舟，此時天子聖明，恩膏屢布，萬民安樂，遇此令節，便都黼黻太平。有一二十隻龍舟。於城河內往來動盪，隨從小船，竄刀賣解，百戲俱集。

玉兒、頓氏、篁姑、嬌鳳及隨來苗女，生長蠻峒，從未見此大觀，無不嘖嘖歎賞。翠蓮私謂碧蓮：「咱姊妹若沒太師爺提拔，如今還是賣解，有這般鳳冠霞帔，定坐彩繡之內，瞧看競渡嗎？」玉奴、賽奴聽見私語，因道：「咱姊妹那年在豐城江裡，也立在金牌寶劍之上，那一個不虧著太師爺嗎？」只有十四姨林氏，看著一隻賣解船上，兩個女子對陽毛毬，也是點頭頷頷，腮動嘴拱，肩擗臂坐，胸迎腹頂，臀鞦腿搖，那毬子都似漿糊黏成一般。聽著諸人喝采，想起那年在素臣面前，赤身呈戲之事，好不害羞！暗忖：這兩個女子還穿著紅褲，已是難看，何況赤身！倘然太夫人們稱說這毛毬踢得好，惹動太師爺提起當年的事來，如何是好？臉上忽紅忽白，心頭突突地跳個不住。正是：

人欲熾時無忌憚，天良見處有慚惶。

乾珠、玉兒雖住文恩宅內，卻每日仍在本宅。乾珠聽著素臣講解兵機，玉兒聽水夫人講說道理，復認田氏為母，婉轉承順。如此十餘日，因峒中須人彈壓。擇於二十日起身，與鬆紋、嬌鳳一同拜別。蘭哥、篁姑貪聽素臣說詩，篁姑更認湘靈為母，求講詩文，便都住下，俟秋涼回峒。篁姑因稱湘靈為母親，不便復稱素臣為老爺，遂與蘭哥，俱改稱素臣為恩爹。過了六月二十四日素娥生辰，兩人將素臣所有詩文，及湘靈詩稿駕山詩集，俱抄全了，便忽然想念父母，要緊回去，擇於七月初一日起身。先期辭朝，天子親書葵女學士、葵花女學士兩幅鬆綾賜之，並賜彩緞、明珠等物。水夫人等俱愛篁姑。各有厚贖。湘靈更制迴文詩三十首送之。

自兩人出京後，酬應稍簡，素臣每日出則上朝進閣，商決國事，布移風易俗之政；入則問安視膳，勤供子職，行斑衣戲彩之樂。倏忽五閱月，至十二月初二日，田氏忽然腹痛，生下一秀美女孩。初四日，素娥亦生一女。初六日，湘靈亦生一女。素臣暗忖：男女雖是一般，但現在六人懷孕，已一半是女，倘再如此，亦覺太多，須間得一兩個男胞方好。隔了五日，到十一日，璇姑生下，卻是男子，素臣已喜。十三日，天淵亦生一子，素臣更喜。至十五日，紅豆又生一子，素臣卻反半喜半憂。緣十五日，是文公生死忌辰。先生的三女一男，三朝皆請親朋洗三，獨天淵之子三朝，係文公雙忌，素臣素服泣祭，不會賓客之辰。因係郡主，又屬首生，六宮俱要送禮致賀，又不能不洗三，只得奏明天子，改於十七日，以五朝為三朝。

恰好紅豆之子，十七日正是三朝，宮中凡百預備，遂並於是日，雙送洗兒金錢，及諸般禮物。楚王自紅豆嫁後，常來看女。八月出京，知紅豆產期約在臘底，遂留人在邸，料理催生、送三等事，是日亦備禮而來。合府自初二日忙起，直忙至此日，復一大忙。十八日，又湊著阮氏、秋香俱生一子，半滿月、滿月連接而來。各夫人人人坐蓐，無一主持料理之人，如何忙得過去？虧得遺珠給回家作主，與鸞吹、石氏、頓氏、晚香、立娘參酌，再有玉奴等諸僕婦，山東者將夫人，俱來助忙，便毫無忙亂之狀了。正是：

自古錢神能使鬼，從來人力可移山。

水夫人見一月之內，添了八個孫男、孫女，喜幸已極，恐懼益深。細訟過端，只有又全、鳳元兩家眷屬，尚未安頓妥貼。因命素臣奏明天子，各賜盤纏，赦還鄉里。楊氏等既感開籠放鴿，又戀著受恩深處，不忍遽離，求過正月起身，水夫人許諾。

正月初一日，水夫人入宮朝賀。初二日，皇后、皇妃至府回賀，並看各新生男女，問起乳名知田氏女名鴻、素娥女名鵷、湘靈女名鸞、璇姑子名鶴、天淵子名犀、紅豆子名驥。皇后、皇妃俱於八月內新生兩皇子，各愛鴻姐，即欲議婚。水夫人道：「此女生下，即被臣東方旭妻未氏，求與其子鵷兒為婦，業已許之，不敢承旨！」

皇后妃俱懊悔來遲，因復看鵷、鸞兩孩，皇后看中鵷姐，皇妃看中鸞姐，因即面訂，俟奏知皇上，送禮小定。皇后見各夫人俱有坐障，湘靈尚有兩扇護遮，惟素娥障扇俱無，因賜素娥翟障，行坐障。皇妃回宮奏聞天子，說：「湘靈一子尚主，一女為皇子妃，獨無翟障及行坐障，乞皇上一體施恩！」天子因傳旨並賜。

是日，飛娘見六個男女五未滿月，早已定去三個，遂忙去與玉麟說知。玉麟於十一月內，妻妾連生兩子、兩女。洪氏生一女，名鴻姑，碧雲生一女，名照姑，遂令妻妾同至公府，乳母各抱其女，聽憑水夫人相看。水夫人深致不安道：「二人俱佳，你們可各出眼力。」璇姑看中鴻姑，天淵看中照姑。洪氏、碧雲大喜回家。水夫人擇於初十日小定，欽天監亦擇是日，鸞吹夫妻也擇這日行定。初十一日三受禮。兩過禮，又是一忙。

田太夫人向田氏說道：「你兄弟去接家眷，方知你弟媳有孕。若生一孫子，正可與你家對親，誰知都被搶先去了！但願生一女兒，許給驥兒罷。」田氏道：「還是生男的好。前日公主很愛鴻姑，卻不肯討親，像是楚王世子妃也懷有身孕，想要與他對親哩！」田太夫人才放下念頭，只想生孫子了。

十六日，各夫人俱已滿月，水夫人領著宮人謝恩，走近東華門，恰值安吉妻范氏之轎，從北折來。轎夫雖見有行障，卻望著轎角俱沒金鳳金翟，又不清道，想亦不過公侯之家。因見後面絡繹不絕，等到何時？便向道里橫衝過來。恰好水夫人、田氏兩障過

去，正衝著紅豆行障。捧障的內監怒喝道：「瞎眼的死囚！這是公主娘娘的障子，你敢亂衝嗎？」轎夫見捧帳俱是內監，轎角俱垂金鳳，又聽說是公主娘娘，嚇得魂不附體，便不顧性命，往南跑去。不想走得勢急，又撞入一輛大車套裡。拉跑開去，幾乎把車翻轉。

車旁車後，跑出許多內監護衛，拿著鞭子，將轎夫劈頭亂打。轎夫道：「不要混打，咱們轎裡是宰相夫人哩！」一個內監，劈頭又是一鞭，喝道：「咱們車裡不坐著王妃娘娘嗎？快拿住這狗頭，休被他跑掉了！」轎夫因是嚇昏了直衝過來，竟沒見鎖金車帷，車上馬上現是金黃扯手韁繩，也沒見打他的俱是內監護衛；一被喝破，色色俱見，聽說要拿，便撩下轎子，如飛跑掉。就這一撩裡，放得勢側，轎便直倒過去，把安閣老新續娶一位嬌滴滴夫人，滾入牛驢驢馬糞灰中去，連頭面都不見了！正是：

宿怨新仇皆入骨，梅酸芥辣總歸心。

總評：

太極、陰陽、五行之論，頗覺附會，然寫天子推尊素臣一門之意，已到盡處。此亦透頂之法。

《時習》一章，《論語》以冠全書，不如水夫人解，便屬隔靴搔癢。本身設教，確切不磨，掃除一切元妙參悟，尤確切不磨，拈「學」字以示天下，萬世正學之宗，使異端邪說息喙無言。是此章鐵板注疏，與素臣論「庸」字，同為聖道萬里長城。

「人」字不作君相解，則不知而不愠，便極淺極小，且落巢、由、莊、列甲裡，與聖人民胞物，與遁世無悶之心，兩俱無涉矣。惟此一字看得分明，方見聖人心事本領，方是本身設教，方足冠冕全書。

「人」字作翁、姑、夫、主看，是水夫人創解，然使吾夫子為女子設教，亦必作如是解。有子之言似夫子，吾於作者亦云。

看龍舟與豐城舊事，遙遙映照，妙在碧蓮、玉奴姊妹喁喁私語，點綴生姿；尤妙在林氏一人觸目驚心，慚惶不已。情生文，文又生情，讀之不忍釋手！

素臣素服泣祭，不會賓客。在此處不過補出文公忌辰，極平之筆。而與北征一回不收不揭，不見一人合看。便成異樣花色，使經時連悶於胸，窮日窮夜思而不得之念，一旦豁然洞開，他小說稗官無論矣！求之左、國、史、漢，亦未易數數見者。而此則屢見益奇，屢變益妙，豈非絕世奇文？

水夫人細論過端，為盛滿人下頂門長針，指一消彌大法，與周廟敬器同切婆心，富人讀此，宜書諸紳！